四書稗疏

衜光廿有二秊湘潭
王氏守遺經書屋刊
光緒十有三秊潞河
咲栢山房精挍重刊

四書稗疏目録 附考異

卷一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八

不分　區以別矣　子小子履

卷二　船山遺書一百四十九

萬乘之國　費鍾　穀蘇　疾首蹙頞　明堂　褐寬

博　夫里之布　踰者　而勿正　三里之城七里之

郭　秉金百鎰　葬於魯　成覸　夏后氏五十而貢

三句　饔飧　蠅蚋姑嘬之　牲殺　亳葛　今茲

洚水　爲高必因丘陵二句　涕出而女於吳　滄浪

之水　北海　東海　膠州萊任土地　負夏　畢郢

王者之迹熄　五世　羿　子思居於衛　崇山

百姓如喪考妣　箕山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司城

貞子　君十卿祿　百畝之糞　費惠公　殺越人

牿亡　狠疾　趦孟　曹交　膠鬲　血之流杵　袗

衣　殺人父兄　丘民　椁題數尺

考異

船山遺書一百五十

入十六條

四書稗疏卷一

船山遺書

明衡陽王夫之譔

大學

大學　禮記釋文大大舊音泰劉音直帶反杜佑通典自注云大學爲上庠大讀如泰程子從劉昌宗讀按大小太少古通用如大宰一曰太宰小宰一曰少宰之類不以老稚巨細分也大學之對小學而得名雖程朱未之易也小學爲童子之學大學爲成人之學是小學爲少學而大學爲太學矣又天子之學曰太學對鄉國而言也而章句序云自天子之元子至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又爲天子之學審也旣對小學而名大又爲天子敎冑之學奚爲不可讀

如泰字章句云大人之學也不知所謂大人者何指如以爲明新之業異於洒埽應對進退之所教者名爲大人則亦以天子之學及成人之所學而名大尒是亦太少之義如與周易孟子所言者同義是以德而言與小人爲對者也大學爲充實光輝大人之所學豈小學爲險陂私謁之小人所學乎如與左傳大人患失而惑之大人同義則以位而言亦與小人爲對者也大學爲王公大人之所學豈小學爲褻賤小人之所學乎皆不可通當從舊音爲是

壹是　章句云一切也以一訓壹則以是爲切矣乃一對兩而言壹專壹也各自有義其用壹貳等十字施之公移以防欺竄自秦漢始然或云自唐起而經傳中如鄭伯貳

於楚則見其參於前也俗作叄尤非相予肆祀一日而三失伍大陸既作椅桐梓漆柒卽漆之譌報之以瓊玖以纓拾矢可也捌字經傳中無之惟字書以爲無齒杷多用本義少相通假然壹貳參伍四字墳籍中閒有通一二三五者則以一訓壹猶可若訓是爲切實所罕聞壹是之解自當以鄭注專行是爲確是目致知至平天下七事言自天子至庶人專壹學是七事而七事皆以修身爲本此庶人乃大學中之俊秀備以爲異日之卿貳者自當以家國天下之務爲己任非田野農夫之比言壹是者欲其專正業也言皆以修身爲本者欲其知序也語皆有旨若以壹是爲一切則既云一切又云皆非贅詞乎

綠竹　綠王芻竹萹蓄王芻一名盭艸可以染綠萹蓄一

名萹辯可以瘵蚘有水陸二種其以綠爲竹色者非竹色在蒼碧之間非綠也小注引河渠書漢武帝伐淇園之竹證此綠竹爲竹夫自西周至漢殆將千年能保此水濱之弱植於六國秦項之餘乎竹六十年而箣故有千歲之木無千歲之竹鄧今無林敖今無粟若邪之溪今無銅安得指漢竹爲周竹哉或小注但以證淇川之產竹耳若徒證其産竹則水經注引詩毛傳及漢武寇恂之事而下繫之曰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編艸不異毛輿獨不可以證淇川之産此二艸乎是則莊子使同乎我者證之之說也要之以綠竹爲二艸毛韓之舊訓韓詩竹作薄薄水萹茿也以竹非綠盭之色有目所共睹師古訓察物色庶乎其不差矣

寔能容之　寔丞職切音植是也與實字音義俱異寔能容之孔氏疏之曰寔是也若能好賢如此是能有所包容寔不能容孔氏疏之曰若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極爲明瞭乃或以爲虛實之實非矣寔能容之可云非虛假容賢寔不能容可云非虛假娟嫉乎說文云寔止也止當即是之譌

豚　豕彘豚三者之同異傳註家畧以爲易知而未之辨後亦未繇辨之今人概呼爲豬然豬固有家豬野豬之别左傳衛封豕長蛇野豬也豕三歲曰豣詩並驅從兩豣兮亦野豬也孟子云狗彘食人食家豬也然禮牛羊豕爲牢詩執豕于牢爾雅豕所寢曰橧則又以家豬爲豕史記上

幸上林有彘突入則抑以野豬爲彘今按家豬有兩種其長喙大耳高足厚皮食艸而羶者雖爲家畜其類本自野豬來則與野豬同名爲豕一名爲彘若其喙短耳小足庳皮薄馴擾而不羶者則名曰豚豕彘雖家畜可至數百斤豚則能肥而不能大故許愼曰豚小豕也南人養豚子或稍令長大北人則及小而飽飼之兩三月而肥全體烝而食之陽貨饋孔子蒸豚是也今淮泗亳宿閒所牧豬逐水艸而食宿亦殆與野豬無別皆豕彘也世或不知以豕子爲豚不知豕豚殊類豕子方小在爾雅自名爲豬豚雖長大不名爲豕故孟子雞豚狗彘旣言豚又言彘不嫌複也鄭志張逸問曰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荅曰豚也

是鄭氏以豚豕爲二種又一證也

中庸

罟擭陷阱　章句以罟爲網擭爲機檻陷阱爲阬坎實則四字各爲一義罟獸網也兔罟謂之罝以遮其身麋罟謂之罞以冒其頭鹿罟謂之羉以羃其足皆罟也擭阱之淺而施柞鄂者阱阱之深而不施柞鄂者皆穿地爲之陷當讀爲檻聲相近也植木交加如羊豕圈置羊豕其中誘虎狼入機發機閉以生致之其小者置雞鴨可閉豺貍今俗尚謂之陷

衽金革　章句云衽席也倪氏辨之以爲衣衽而史伯璿非之伯璿誤矣按方言褸謂之衽郭璞注衣襟也或曰裳

際也張揖以爲襌又曰袖也並無席義藝文中有言衽席者言坐而攤之於衽臥則在席使衽卽席文不贅乎禮稱上衽扱衽皆以襟言唯請衽何趾鄭氏以爲臥席按君子臥不裸寢必有衣襟當裳際者近足故請衽所向斯爲趾矣弟子職云問疋所菹切何趾疋足也或言衽或言疋皆以身下言之衽爲裳際明矣衽金革言以金革爲襟蓋謂甲爾披堅則執銳執銳則致死戰士之服也若以金革爲席而臥其上亦奚所用之哉又引句踐枕戈爲證愈爲支離或疑古無金甲然考之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又曰弛弓脫釬說文釬臂鎧也是古有金甲之明證

正鵠　射的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槷方六寸此據侯道五十弓者爲言天子諸侯之侯用皮大夫以下用布鵠則皆革也正者當鵠之中設之也棲鵠者既張侯侯乃安置鵠於侯中如鳥之棲於木也正與鵠非二物鵠中畫處即爲正爾天子諸侯之侯純皮無布大夫以下之布侯鵠必以革布之上棲革革之中不更安布正或作鳱鵅鵠皆小鳥而鵅尤微細以正鵠名棲革者取其命中之難以矜巧耳凡此皆言獸侯也若皮侯五采之侯惟天子之元士以上始有之而其正鵠猶是但棲與屬之異耳集註畫布曰正棲皮曰鵠說本後鄭與此異殆非是

三年之喪　三年之喪非卽父母之喪也父母之喪三年而三年之喪不盡於父母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國君嫡孫承重爲祖父母繼立者爲先君父爲嫡長子天子爲后太甲宅憂居桐宮服仲壬之喪爲叔父也春秋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世子也故曰達乎天子然其飲食居處衣服之制則有差殺故僅曰達父母之喪哭踊倚廬苴麻飦鬻則天子與庶人無別故曰無貴賤一也章句未悉

祖廟宗廟　章句云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備紀廟制而不恤本文之言祖也祖有功宗有德始封者必爲祖則唯七廟五廟三廟者爲有祖廟二廟則

一王考一考而一廟唯有禰廟不得稱祖矣本文言祖固以該禰然言祖以該禰乃就天子下推之而不可該二廟一廟爲祖廟也抑文因義起各有攸當下云宗廟之禮若以祖廟推之則專指有德之宗若殷三宗之類然武王周公之世文武二世室未立何得云宗此言宗者言合大宗小宗於廟中也在廷則雖同姓必以爵序在廟則以宗序宗者所以統同類別者也故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宗禮行於廟中在太廟則以大宗序同姓在羣廟則以小宗序所出者之子孫也羣廟以小宗序所出者之子孫則祖免以外皆從乎賓矣此大宗小宗之別爲一義而不同於祖功宗德之說也章句云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

在而不失其倫是誤以宗爲祖宗之宗而抑混宗廟於祖廟勿惑乎俗儒之泥太廟之文矜春秋修其祖廟爲時享宗廟之禮爲祫祭於夢中說夢也

貨財殖焉　錢貝曰貨說文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泉是則周之言貨兼貝錢與穀帛曰財禮記綱目注謂貨穀也先財而後禮注幣帛也是穀帛皆曰財也若小注謂珠璣瑇瑁之屬則寶藏也非貨財也寶者貨之重者黃金珠玉及龜是也藏者五庫之所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是也貨財非水所產殖潛也言舟楫識運錄之而蓄也陸道分歧而營載四出水程合并則樓泊同歸故史記以富商大賈爲貨殖非謂水之能產貨財也

禮儀威儀　章句謂禮儀經禮威儀曲禮小注云經禮如

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曲禮如始加再加三加之類則積曲成經分經爲曲於文贅矣藉然經禮亦無三百也葢禮儀者周官之典也威儀者五禮之儀也周官三百六十舉其槩而言之爲三百五禮以配五刑五刑之屬三千五禮之屬亦然所謂出乎禮入乎刑也謂之威儀者五禮以進退容止爲本漢人謂之爲容異於周官治教政刑之以事不以文也本孔疏

道竝行　天道有東西南北四行地有四游日有南北二陸往來於赤道月有九道出入乎黃道皆所謂道也天道四行而四時成黃道九道分而日月相代其不相悖者如天左旋日月右轉而日月必隨天以左日遲月速而合朔

必有㴠月必受日之光而無相背久晦之事也

論語

千乘之國　按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方十里爲成一成之地提封百井三分去一六十四井而出長轂一乘旁三十六井鄭氏以爲治溝澮據班孟堅說則是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也今從班說　孟子言公侯之地方百里則提封萬井僅得戎車百乘包注依孟子以爲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與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不合司馬法作於春秋之末其時方務重賦何以六十四井出一乘而包以十井出一乘過矣而王制鄭注本周官以爲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封諸侯大國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方五百里之國提封二

十五萬井方四百里之國提封一十六萬井是大國當出賦二千五百乘次國當出賦一千六百乘皆不啻千乘而千乘之賦計其提封當十萬井以開方法計之大畧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覩伯國稍大何云大國所以然者周官之說兼封域之地計里而爲疆而賦車之制以實耕之田計夫而出乘按周官有上地不易之田百畝中地一易之田二百畝下地再易之田三百畝之差遞計其率殆亦三分去一方五百里之國計二十五同（周官以方百里爲同也）以一同極肥磽之地建國立郊遂餘二十四同三而二則十六同也可出車千六百乘方四百里之國計十六同以一同立郊遂餘十五同三而二則十同也可出車千乘所謂千

乘之國也葢周制上公惟宋一國他郎有大功如周召及大公皆僅封侯故千乘即爲大國也或疑周官以諸公爲言不止一宋公非也後所言諸公者兼九命作伯之二大伯也凡爲大伯者必先爲侯及其爲大伯益以附庸九同黃亦方五百里不爲大伯則歸附庸於王仍四百里是則周禮言分封之制固詳於孟子而孟子言諸侯皆去其籍則得之傳聞以殷末周初之制言之而非周公之典也春秋之季叔向偁晉革車四千乘以周制準之當有六十萬井提封近八百里茅夷鴻言邾賦六百乘以周制準之當有九萬井提封三百里皆兼井使然抑或增賦益兵如魯作丘甲之比亦不可考

子禽　古人名與字義必相連如賜則字貢商則字夏耕則字牛參則字車　皆是也陳亢字子禽亢蓋迒远远兔迹

也逐兔者躡其迹則得禽矣禽如小禽私之逐禽左之禽獸也非鳥也迒迹之亢音胡郎切其音古郎切者喉也音苦浪切者高極也也皆於子禽命字之義無取

北辰　集註云北辰北極天之樞也於義自明小註紛紜乃指爲天樞星誤矣辰者次舍之名辰非星星非辰也北極有其所而無其迹可以儀測而不可以象觀與南極對立而爲天旋運之紐以渾天言凡星之屬皆在第八重宿曜天而北極則在第九重宗動天若天樞之爲星乃北斗杓星斗移而杓不動然亦隨斗左旋不能常居其所又紫微垣中有極星者以去極得名極無可見觀象者因此星以髣髴其處此星輪轉於極之四圍非能與極而皆不動

極以其柱天而言樞以其爲運動之主而言辰則以其爲十二舍之中而言也

子奚不爲政　集句言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又云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意謂定公爲逐其君兄者所立孔子恥爲之臣而託孝友之言以譏之審然則孝友爲借詞而父兄祇爲口實矣後世士大夫不合於時託言歸養乃不誠於君親之大者豈聖人而爲此哉夫子言孝友必有所致其孝友者則此言之發必於毋兄尚在時矣定公初年孔子年四十有餘而定公中載孔子出仕以後周流列國更未聞有宅憂之事伯兄早卒故嫁子而孔子爲之主則毋兄之喪皆當在昭公之末孝友之言亦豈不言及

而心愴乎抑定公九年孔子爲魯司寇明年相公於夾谷豈九年以前爲不孝不友之定公九年以後爲孝友之定公乎意此問荅在昭公之世而孝友之論則集註所謂至理不外是者誠爲壁論勿容他爲之說也

灌　集註誤用灌地降神之文而慶源輔氏盛爲之說衍白虎通之失與開元禮酹酒之妄愚已詳辨之於詩稗疏矣抑考家禮註引張子曰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贄奠枕是也則張子已知程子酒必灌於地之說之非矣乃楊氏復又曰家禮初獻取盞祭之茅者代神祭也則說尤支離夫家禮之舉盞灌於茅上其所取法則祖白虎通之說以擬禘之灌鬯耳今云代神祭則禘之灌鬯亦代神祭乎雖

朱子嘗曰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一以古者飲食必祭神不能自祭故代之乃不知飲食而祭者于豆間人之祭也不以茅何獨代神祭之用茅也用茅者沿杜預以包茅縮酒誤爲酹酒因雜引以成乎非禮耳蓋降神之說既窮而又爲代祭之說以文之但因仍流俗而強爲之飾耳不知灌非虛置之筵上乃置之尸前也既獻之尸則尸舉之尸祭之矣有別降之神而又何代爲之祭邪唯不知祼爲酌鬯初獻之名而灌乃祼字之假借初非灌園之灌諸妄展轉愈入於迷等祖考之靈於圃蔬畦稻唯以張子之言爲破妄之斧博求之詩及周禮以爲論定而反求之爲人子孫者之心謂傾酒於糞壤以事先爲安否則

諸說之謬不攻而退矣

奧竈　五祀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養也祀以雞其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一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審是則筵在門之奧非室奧也門奧不可單言奧惟室奧乃單言奧又考祀門設主於門左樞祀戶設主於門內之西祀行爲軷壤於廟門外之西設主於其上唯祀中霤設主於牖下牖在室西南其下卽奧也是則唯祭中霤設主於奧餘祀皆不於奧設主與席也與其媚奧甯媚竈云者謂家雖主中霤而中霤爲土分王四季不能爲四時之主

故無垔尊不如竈之主火而司養專四時之一爲在時而乘權也昧者誤以門奧爲室奧遂謂四時五祀之祭皆先席於奧亦習謬而不覺矣

公冶長　公冶者亦魯公族春秋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是已長蓋其孫而以王父之字爲氏也野人語有云長以知鳥語取羊致陷縲絏而復以鳥語告齊師得釋不知其所自起駱賓王詩曰不如黃雀語能雪冶長災妖妄之傳自唐已然周鳥知叶唐韻乎可哂公冶鳥語閔子蘆花說皆猥鄙俗儒因論語有非其罪也及孝哉之歎附會成誣亦可惡也

乘桴浮海　集註曰傷天下之無賢君於義自明惜未言

欲行道於海外遂使俗儒以魯連蹈海管甯渡遼擬之一筏之汎豈犯鯨波淩巨洋者乎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言皆近於海也則沂費之東其南吳越之國皆海也夫子此歎傷中國之無賢君欲自日照適安東贛榆適吳越耳俗傳夫子章甫鳴琴而見越王句踐雖無其事然亦自浮海之言啟之程子春秋傳論桓公盟戎之事至以討賊望戎何居乎吳越不足用爲善然而難矣子路喜而爲好勇之過者謂其急於行道而不憂其難行也

千室之邑　　邑有公家之下邑有大夫之采邑下言百乘之家則此邑爲公家之下邑矣室者商賈之廛居也因此以知朱子所云農民有二畝半之宅在邑者爲非制也詳詩

釋疏使一夫而一室在邑則千室之邑爲一百二十五井之氓六十四井而出一乘計其所出兵賦未滿二乘惡足與百乘之家並稱而必冉有始能爲之宰乎蓋農民所征一成而出一乘之甲士步卒若車輦馬牛則商賈計廛而授賦故國語曰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是以魯用田賦而春秋譏之車輦馬牛爲商賈所出故以千室計之商賈之賦所征多寡輕重今雖亡考以此文推之千室之賦當與百乘相上下或十室而出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蓋車可數十年不敝而馬牛更有孳息則商賈之歲輸亦非過重也按此條與春秋釋疏異當以彼說爲是

山節藻棁　禮器稱管仲山節藻棁則不獨臧氏爲然春

秋之大夫僭者類然矣此言居蔡又言山節藻梲自爲兩
事非謂以此飾居蔡之室也龜掌之太卜藏之於府雖天
子亦不別立宮以處之臧孫雖僭不應掛此且管仲之宮
亦豈以處龜乎然則山節藻梲者亦臧氏之宮耳論語鄭
注云節栭也刻之爲山梲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梲
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明堂位鄭注畧同此集
註之所本也而禮器註乃云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
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與此二注特異則豈
管仲臧辰之掛爲邪使其掛爲則亦無所於僭而記何以
譏其濫乎此自鄭氏前後不照之偶失耳而首本達稜斲
礱加密石之差則楹桷之飾非節梲也

左丘明　司馬子長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國語左丘明著則明卽作春秋傳者而集註云古之聞人葢謂左氏於夫子爲後輩故春秋傳記孔子卒後事夫子所稱道以自徵信必先進不宜下引當時弟子行之人非也左丘明卽爲古人其恥巧詐者非可筆之於書夫子亦何從知之如云賜也亦有惡乎以公非必從衆論何嫌取正左丘乎

老彭　王弼訓老彭爲二人老老聃彭彭祖乃彭祖他不經見唯漢藝文志有彭祖御女術則一淫邪之方士耳集註據大戴禮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伎之教庶人之語謂爲商賢大夫考仲傀卽仲虺萊朱也老

彭在其前皆成湯時人而子曰我老彭親之之詞必覿面相授受者矣按老聃亦曰太史儋聃儋彭音相近古人質樸命名或有音而無字後人傳聞隨以字加之則老彭即問禮之老子矣禮記稱吾聞諸老聃聃蓋多識前言往行以立教者五千言中稱古不一而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其好古而善述可見矣特其志異有偏故莊列之徒得緣飾而爲異端當夫子之時固未汎濫以親相質問而稱道之又何疑焉

司敗　左傳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與魏絳請歸死於司寇語意悉同又考陳楚唐皆有司敗而三國之官見於春秋傳者皆無司寇則杜氏以司敗爲司寇無可致疑左

乎集注之從之也乃或謂自敗曰敗（蒲邁反）破人軍曰敗（補邁反）則似敗之爲名施於征伐爲宜豈司馬之有別名與蓋舜命臯陶作士而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屬之九官別無典兵者則虞制司馬司寇合爲一官陳爲虞後修天子之事守世用虞禮故因之猶宋之有司城一用殷禮而非周官其楚唐二國則倣陳制耳然以左傳考之楚有司馬始見於僖二十六年有右司馬始見於襄二年有大司馬見於襄十五年有左司馬亦始見於襄十五年陳有司馬桓子見於襄二十五年惟唐小國無考耳則司敗非司馬審矣蓋敗者毀也寇者害也刑官如秋義殺害故以寇名（本鄭目錄）毀害義近故又以敗名亦猶司馬之別名司武耳鄭氏

論語注則以司敗爲人名齊大夫其說異是疑莫能定也

誄　集韻云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然子路當夫子疾病之時而稱哀死之辭雖君子之前可無拘忌然亦大不倫矣且誄之言曰禱爾於上下神祇抑於哀死而述行何當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鄭司農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嬛嬛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或曰誄者論語所謂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後鄭仍之明誄有兩種說文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論語云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从言畾聲字或作𧭹又誄謚也从言耒聲是誄死之誄作誄禱生之

謳作謳義異字亦異也孔注亦曰誄禱篇名是此謳非誄死而爲禱生之辭明甚審是則子路稱之亦無嫌矣

三以天下讓

三讓者一辭爲世子二辭國三逃之句吳於義自㬎天問吳獲迄古南嶽是止注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下采藥於是遂止而不還審是則太伯初去別在湖湘之地止衡嶽之下也吳獲者屈子怨吳訴其先祖爲臧獲猶後世稱魏虜云迄終也古古公也言吳獲終古公之世止於南嶽之下耳天問又曰孰期去斯得兩男子言何意吳獲去此南嶽逃之句吳至武王定天下後得求其後封子男之國二也子男言男子者到文以叶韻耳兩子男國者謂吳及虞也審是則太伯處南嶽在古公之世處句吳在王季之世也一辭世子謂古公病託采藥不反去世子之位也二辭國謂古公薨不奔喪也三逃句吳謂免喪後逃之游濱王季無从蹤跡以盡其因心之友也鄭氏謂免喪後遂斷髮文身爲三讓孫盛譏其與左傳明文相背而以無允嗣而不養仲歸之子以爲已後是其深思遠防合周猗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貳是爲三讓內有未得集註以三作去聲讀釋爲固遜殆以一讓

爲禮讓再爲固讓三爲終讓然此古贊見燕饗登降之文施之父子兄弟之閒與宗社之大事不已謬乎或引漢文帝讓三讓再爲此則漢文亦禮讓之文耳今太子嗣立亦三進箋而再不允泰伯之讓夫豈其然吳越春秋古公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采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因其俗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事之自號句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寤是雖云三讓實一讓也且其事著何得云無得而稱況奔喪之說固屬難信劉敞又以王季文

王武王爲三其言曰所謂三以天下讓者言自竄荆吳以
讓季歷也所以讓季歷者以季歷有昌也所以貴昌者以
昌有發也泰伯見季歷既仁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大啟
周室必有天下故默焉而逃夫泰伯逃而不反安所見武
王而知其有天下若謂文武皆繇泰伯之讓而得嗣則有
周三十餘世皆泰伯之所讓奚但三哉故諸說皆非
三分天下有其二　集註謂荆梁雍豫徐揚熊氏謂徐揚
亡考然文王質成虞芮虞今平陽府平陸縣西伯戡黎黎
今潞安府黎城縣皆冀州之域是文王已兼有冀土則三
分者約畧言之非專言六州明矣九州之域青兗徐豫小
雝梁荆揚大非可一槩論也若以州論則逸周書言三州

言六州又言九州之侯矣不過謂九州州有服文王者耳若九州盡服則不止三分有二矣故六州之說集註雖原本於鄭氏亦不可盡泥

子路使門人爲臣　集註以臣爲家臣按家臣之屬有家宰有邑宰有家司馬有家宗人有家士但云家臣不知何職且此諸臣皆非緣喪而設按周禮司馬太僕之屬有小臣四人掌士大夫之弔勞又喪大記云小臣復又云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又云浴小臣四人抗衾又云小臣爪足又云小臣爪手翦須皆與死者親故曰死於臣之手然唯諸侯之喪爲然天子則用夏采祭僕大祝小祝若大夫士之喪則復用有司楔齒綴足用御者爪揃用外御

賓客哭弔以擯者掌之以本無小臣故也春秋之世大夫而僭侯禮於是乎本無小臣因喪事而立之故曰無臣而爲有臣子路沿俗私遣故夫子深斥之若家臣則夫子已爲大夫受田祿於郰邑固得有之而何以云無臣哉

九夷　周衰典廢小國諸侯介在邊徼憚於盟會征伐之重賦不能備禮自降而從夷則人亦以夷目之而魯東海濱本有夷屬故尚書稱萊夷今登萊地孔子卻萊人曰夷不亂華是已又左傳陳轅濤塗曰觀兵於東夷杜預解曰郯莒徐夷也傳又曰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春秋經曰介葛盧來杜預解曰介東夷國也經又曰取根牟杜預解曰根牟東夷國也傳又曰君信蠻夷之訴謂邾莒也詩曰

淮夷來求毛傳曰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者也春秋傳淮夷病杞故凡此之屬皆謂之夷則九夷者東方九小國耳後漢書東夷傳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卽目此也以其僻小儉鄙降從夷禮故曰陋集註曰東方之夷有九種原本馬融論語注而邢氏引後漢書東夷傳畎夷等九種釋之彼九夷者在遼東樂浪之間太遠恐非

寢衣　孔注今之被也鄭注今小臥被說文被寢衣長一身有半衾大被廣雅寢衣衾輸被也蓋單薄而小長者爲寢衣爲被親身之被也故釋名曰被被也所以被覆人也廣厚而短者爲衾冬則覆之被上以爲溫也故釋名曰衾

广也其下廣大如广受人也惟寢衣爲單薄之被故可長一身有半以摺疊覆足而無冗長之累如其爲衣而長過於身則臥起兩困矣猝有水火盜賊疾病之暴至其能無狼狽顛仆乎如云非常時所衣但爲齊設乃散齊亦有七日變起不測故曾子問有當祭而太廟火之禮古人制禮必可行而獨於一衣作此迂拙以自困乎且此衣衣之而後寢乎寢而後衣之乎寢則必不能衣之衣之則曳地傾蹌何以就席邪若有此衣眞怪服矣是寢衣之爲被必矣必有云者謂雖當暑衾可去而被不可去恐其裸露形體耳非但爲齊言也次序自當在短右袂之下

食饐而餲　孔注饐餲臭味變雖統言之而固有分饐者

臭變餲者味變皆以經久熱鬱致將腐敗也臭變者饐餒腐葛洪字苑曰饐飯餿臭是也味變者酸惡爾雅曰食饐謂之餲是也爾雅之饐如說文魚部鮑饐魚也之饐蘊鬱之謂也與論語之饐體用不同饐从壹義與噎通黜貌餲从曷義與過通遏遏鬱敗之貌即字思義可知已許慎曰饐飯傷溼也呂忱曰饐飯傷熱溼也謂飯經久鬱熱溼之氣而傷耳集註仍字林之文是已或謂饐爲飯之初熟過熱而溼氣未斂者非過熱而溼氣未斂俟之俄頃則熱者淸溼者燥何不姑少待之而遽斥之不食邪許愼又曰餲飯傷熱也此則火齊大過飯焦而臭變故蒼頡篇餲食臭敗也言飯之臭本香今傷熱而焦是臭敗也與此傷熱溼者異若漬之過溼蒸之熱爛則爾雅云

摶者謂之糰與米者謂之糜皆所謂失飪不失者也

割不正　集註以爲切肉必方正不知割非切切非割方非正正非方也古者大臠載俎食則自斷故曲禮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非必若後世旣割之復切之令大小稱口所容能必其方也此割切之別也方者對圓長橢斜纖曲而言也正者正當其處也古之割肉旣皆大臠而各有分理骨有貴賤髀不登於正俎膚則取諸左臉登之俎則有肩有臂有臑有肫有胳有正脊有脡脊有短脅有正脅有代脅或左或右肺則有離肺有刌肺心舌則去本末皆所謂割之正也若其腠理之常隨手劃斷則非體之正是曰不正抑或賓如主俎則爲慢主如賓俎則爲汰燕如祭

祭如燕祭燕如常食常食如燕祭皆不正也則皆以失禮而不食矣邢疏云割不正不食者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者則不食也其言謬矣倘必如陸績之母所切四維端勻而後食則離肺之小而長脯之長尺有二寸皆非君子之食矣脊脅之間必求其方將雜用體骨以就之是求方而適得不正也集註以漢後偶尒一人切肉之法爲三代割骨之制而未求之禮其失並矣

不撤薑食　言撤則必既設之而後撤之也言不撤則必他有所撤而此不撤也按士相見禮夜侍坐視夜膳葷請退可也註云葷辛物薑亦辛物也則此言燕居講說而即

脯以食者食已飯羹醢蔵之設皆撤而薑之在豆者獨留倦則食之以卻眠也古之人類然君子亦以爲宜不待夜倦欲食辛而更索之集註末悉薑有爲藥者湯液家之生薑乾薑是已此可食而非常食者也有爲味者記曰屑桂與薑焉有酒肉必有薑常之味爲此可食而非以薑爲食也此言薑食則薑藏之可以爲常食者也

東首　集註謂受生氣自疾言之非自君視疾言之矣東首首在東也按禮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天子主天下諸侯不敢爲主也諸侯適其臣亦升自阼階諸侯主其國大夫不敢爲主也家之有奥亦猶夫阼則君適其臣臣不敢居奥必矣疾不能與寢於南牖下令君得南面而視之若復西首居然居奥矣且令君入戸時經其足下非敬故必

束首令首戴君致敬存臣禮也
三嗅而作　古無嗅字音許救切者从鼻从臭以鼻就臭
也亦通臭此經古本當作齅或臭何氏邢氏解此章固迂
拙可笑而鼂劉又甚焉鼂氏以嗅爲戛謂雉鳴也劉氏以
嗅爲臭謂張兩翅也見爾雅爾雅釋獸須屬曰鳥曰臭言
鳥之倦息而振其翅也審是則與鳴皆爲閑暇之狀人方
拱執雉雉覺當驚起安能閑暇此即以物情揣之亦未見
其是無已則以說文之臭犬視皃通之鳥而以爲驚而左
右顧傾恊物之情態然其立義之迂拙仍不免也考荀子
禮論曰三臭之不食也史記引作三侑則侑臭古字益通
夫子歎山禽之舉集得時隱以譬君子之去留知幾益夫

子周流列國託於君及士大夫有所爲而言子路聞言即
悟促爲夫子供張作食夫子喜子路之解己意爲之三侑
成禮不待飽而與子路同去記者以此明夫子之可以速
則速而子路得與之也如此此則語有關係而無迂拙之病
長府　集註云藏貨財曰府信然則府積㪚而改爲之亦
奚不可而必仍其舊哉若謂別作一府以斂財多積則爵
於是時四分公室民食於家亦惡從得貨財而多積之如
後世瓊林左樁之厚儲以供君用也按春秋新延廏穀梁
傳曰其言新有故也公羊傳曰新延廏者何修舊也新作
南門穀梁傳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
又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傳曰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

其度也審是則修舊曰新有加其度曰作曰爲度者王者之法制也有加其度則僭儗矣故曰作曰爲皆臣子不忍斥君父之僭儗而諱之之辭也記者曰爲閔子曰何必改作則魯人僭爲王者之府明矣言魯人則見非魯君之意而魯之士大夫慫恿之又明矣閔子諫以仍舊貫欲魯人之以善導君而修舊耳公羊傳曰修舊不書春秋無作長府之文蓋从閔子之諫而僅修舊耳閔子一言而有數善故夫子亟稱之

有社稷焉　天子爲天下立社曰大社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皆與稷同宮而別壇大夫士食於君義無私報以有祿秩之事焉故得有社

祭法曰大夫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元日命民社是也然大夫言社而不言稷則有社而無稷矣稷之神爲厲山氏爲周祖棄大夫卑不敢與爲禮也費之有社稷僭也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大夫且不得有民人而況社稷乎子路習於僭而不知故夫子重斥之

浴乎沂　或問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爲證是也韓愈李翶疑裸身出浴之非禮而改浴爲浴不察此耳不知改浴爲浴者乃王充之定論非退之筆解之粉說也莫春非必上巳之期潔身亦非有周之禮束晳引周公營雒之事以徵上巳之禮其詩曰羽觴隨波流但言飲未言浴也浴者殆溍洧秉蘭之淫風耳莫

春之初正寒食風雨之候北方冰凍初釋安能就水中而裸戲或謂沂有溫泉而褫衣於未浴之先拭體於出浴之際風寒慘肌亦非人所可堪也且溫泉必出山谷石磵之中其下有硫黃礬石水之平流者不得有之朱子引地志以爲沂有溫泉焉者乃出自泰山蓋縣之沂水東南逕齊莒之境南至下邳入泗者也水經注言彼沂水至陽都縣南合溫水上承溫泉陂西南入沂水則溫沂之合在今沂州境內去魯數百里而遙曾晳何事跋涉以往浴乎此之沂水與彼沂水名同實異出魯城東南尼丘山平地發泉繞魯城東門北對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酈道元云卽曾點所欲風舞處也稍西卽與泗水合於魯城西南兩沂水

相處懸絕惡得以齊地溫泉之沂爲魯舞雩側右之流乎此尤朱子之未悉也

徹　集註之言徹法在論語則以爲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在孟子前則以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後則以爲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什而自賦其一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蓋如此集註之自相牴牾唯此最爲可訝意朱子必有成論而集註未及改定也以實求之則孟子集註之後說較長而論語註合作均收之說則事理之所必無者也後世而欲如三代之制旣經秦火已無可考若周之徹法自論語孟子二經而外他不多見要與貢助同言賦稅

之法非言民閒之農政也作之與收無與於賦稅民自耕而自入原不待於君之區畫君而強爲之制祇以亂民之心目民亦未有能從者也以周禮考之遂人則曰以興耡利甿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人民令相佐助是明各治其田而時有早遲力有盈縮故令彼此易工以相佐助也遂師則曰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是亦各治其田唯有水旱之急則移易民力以相救也里宰則曰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緣北方土燥水深耒耜重大必須兩人合耦而後可耕本家不足則與鄰近相得者爲耦彼此互耕然偶止兩人不及八家而唯耕有耦播擾芸穫固不爾也故詩言侯彊侯以緣一夫自耕之不給故須彊以

相佐如通八家以合作則乘時有人亦無資於壟以矣此耕不合作之明徵也抑遂人掌治野之事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藉令同溝之夫共耕千畝而田無適主則千畝猶百畝十家猶一家遂與徑又何用曲分町畽乎夫井之閒亦有溝遂共井之云失亦同此故以周禮周頌參訂求實知十夫八家之自耕其夫田而無通力合作之事矣乃抑以事理推之亦有必不然者人之有強羸之不齊勤惰之不等愿詐之不一天定之矣雖聖人在上亦惡能取而壹之乎如使聖人能使其民人己心力之大同而無閒則並此井田疆界可以不設而任其交相養矣王者制法經久行遠必下取姦頑疲懦不齊之數而使

之自激於不容已以厚生興行未有遽以君子長者之行望愚氓而冀後世子孫皆比屋可封之俗也今使通力合作則惰者得以因人而成事計畝均收則姦者得以欺冒而多取究不至於彼此相推田卒汙萊虞詐相仍鬬訟蠭起而不止立法之不臧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且一夫之田雖曰百畝而一易再易迭相倍加百畝之田雖曰一夫而老幼婦子多寡不齊十六而爲餘夫未十六以前未嘗不可任穡事也今使一夫之家老幼食者八九人而可勝耕者一人而已又一夫之家食者四五人而可耕者二三人自合作者言之則必計畝出夫而人少者不足人衆者有餘自均收言之則但因畝以分而此有餘彼且不飽使耕

盡人力而收必計口則彼爲此耕而此受彼養恐一父之子不能得此而況悠悠之鄉里乎孟子言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乃至下食五人則强弱勤惰之不同而食者多佐耕者衆則所獲亦必豐也令通八家而合爲一上農亦此耕下農亦此耕也何所分五等之上下而上農亦此收下農亦此收也又何有九八七六五人之異哉則合作均收事所必無理所必不可亦不待辨而自明矣故鄭氏考工記注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又曰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

內之法耳尋鄭意蓋以畿內與邦國皆內貢外助此處鄭未言畿內之都鄙用助法以地官注推知之貢助之名有九一什一之別其實則通內外皆什外稅一一是通法也故論語注曰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也後漢書陸康傳曰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以徹爲通萬世是徹爲空名與貢助不類不如鄭通內外通天下之爲確也詩箋曰什一而稅謂之徹毛傳徹治也則以徹用爲糧是治其田上下之率以爲之糧仍是夏之貢法蓋以公劉本夏諸侯故不以此徹爲周家之徹法於詩爲通則孟子集注後說確有所本而論語注則朱子以意推測見爲盛世大同之風而喜其說之矜異不能自廢而成乎盤曠者也朱子嘗論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开但或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詳是則合作均分之非定說齊矣但四書集注再見詩集傳又見易使人疑或故具辨之趙氏孟子注則云徹取十畝以爲賦似謂民每家定耕百一十畝而

取其一十畝為賦也義亦通要之無合作均分之說要之人各自制其田而自收之此自有粒食以來上通千古下通萬年必不容以私意矯拂之者而徹者賦法也非農政也亦不可混而無別矣

舁盪舟　集註陸地行舟之說蓋自古相傳之譌也行舟於水者非力能運之水本流動舟寓於上浮泛而無留勢故一夫之力徑寸之楫可轉萬斛之艦因其便也陸地澀滯物居其上則止推移之者必自外旁撼足趾撐地而後得施其力今以一人立於方尺木板之上而以篙楫撐之力盡篙折未有毫釐移動之理舟雖至輕視方尺之板猶數百倍也舁力即百倍於人至無所施力之處亦將何以措手足乎凡人之力皆生於足扛鼎曳牛必堅立而後得

勝足力愈猛則足之所履愈堅是將百夥千夥徒增舟勢之安耳按盪者搖也搖盪以行也初未嘗有在陸曰盪在水則否之辨盪舟何知在陸春秋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盪公亦謂水中盪搖也然此所云盪舟又異考盪有盪除之義故後世將軍有盪寇之號晉隴上歌有十盪十決無當前隨童謠有提刀向前盪之語是已字亦通湯謚法除殘去虐曰湯言盪盪除殘虐之人也審是則盪舟云者謂能乘舟水戰以盪除人之舟也古有陸兵無水師黃帝阪泉后啟甘扈皆平地決戰也夥助羿為亂肆暴於東海之濱始作水戰以殘過戈困鄩灌是盪舟之義甚為明著陸地之云既事理所無其為怪妄與羿射九日等注聖人之

言者所必芟也若書云罔水行舟者則謂雖非名川經過之地猶必穿引溝澗以為行舟之樂荒縱不恤民也

溝瀆之中　自經者必有所縣水中無可縣之物安容引吭且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則溝瀆者川谷之細雖未洸漾無涯亦已通流不絕欲就水際求死胡弗自沈而猶須縊也按史記遂殺子糾於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索隱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又引論語此文以證之瀆本音竇故左傳又謂之笙竇然則溝瀆乃地名也云之中者猶言之間也又春秋桓公十二年公及宋燕盟於穀丘而左傳言盟於句瀆之丘句古侯切與溝通蓋莘瀆笙瀆生竇句瀆一地四名轉讀相亂實穀丘耳杜

預謂穀丘宋地亦無所徵襄公二十一年齊執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則句瀆實在齊魯之閒故時屬齊時屬魯也句瀆即穀之雙聲疊韻則穀丘之穀宜讀去聲

諒陰　集注未詳其義蔡仲覺曰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先師晚年面命者如此審是則朱子晚年定從鄭義明矣而小注尚仍孔氏馬氏諒信也陰默也之說又附會恭默思道徒見穿鑿梁闇之制蓋以一梁支脊而無楹柱茅垂於地從旁出入今陶人窰廠軍中窩蓬似之釋名州圜屋曰

蒲蒲𢿱也總其上而𢿱下也又謂之菴
菴奄也所以自覆奄也菴制即此可忍
闇即今之菴字爲
浮屠室之名以其簷垂地而無牖故謂之闇以其艸覆掩
而不設棟宇故謂之菴其實一耳其處則在中門之外外
門之內東牆之東其戶北向悉與倚廬同也亦君大夫士
所同非獨天子名梁闇云或疑梁闇之前有倚廬後有堊
室不可以梁闇該三年仍申孔馬信猷之說不知古人立
文省便之法適足取笑耳

鄭聲　集註謂是鄭國之音或問以爲衛詩三十九淫奔
之詩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鄭
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舉重而
言也朱子舉叔段忽突及褰亂刺學校之詩槩指之爲淫

而盡廢古序故淫詩獨多然非實也考鄭之爲國在雒州之域今漢中之南鄭也桓公謀遷於虢檜之墟而復蒙鄭號然則風氣之淫者故鄭乎新鄭乎衞居沬土濱河沃衍有紂之遺風是故桑間濮上靡靡之音以作雒州水土垂厚周之故壤檜地狹而多憂有宗周之感旣皆民無淫習桓武莊厲亟戰貪利其叔內訌五子交爭晉楚尋兵辛苦墊隘淫聲其暇作乎按雅正也淫過也左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使淫過矣見五經異義桓君山鼓琴爲繁聲於光武之前宋仲子讓其數進鄭聲君山所鼓非必褻嫚溱洧之辭則鄭聲非鄭國之音明甚故包注但曰淫聲之哀者而不言鄭衞也

匏瓜　集註謂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使然則艸木之屬誰能飲食者殆不成語或引俗言無口瓠以證之無口瓠自宋人里巷猥語見李沆傳謂瓠未刳口不堪盛物囫圇圓轉而已非謂瓠之本無口也瓠之與匏一物而異名當其生嫩可食則謂之瓠及其畜之爲笙瓢杓壺之用皮堅瓤腐而不可食矣則謂之匏繫者謂其畜而繫之於蔓也不食者人不食之也故引以喻其徒老而不適於用也鄭注我非匏瓠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何注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古人釋此文義自明勿容支離作解

五穀不分〻 集註謂猶言不辨菽麥按不辨菽麥以譏童昏之尤者五穀之形狀各殊豈待動四體以耕者而後辨哉分者細別其種也均此一穀而種自不等宜遲宜早宜燥宜溼宜肥宜瘠各有材性農人必詳審而謹記之不介則早遲同畝刈穫難施燥種入溼其稼不實溼種入燥小旱即槁肥種入瘠結實無幾瘠種入肥葉豐穗萎故非老農不能區別以因土宜也但云不辨菽麥正復爲丈人嗤耳包注曰不分植五穀得之

區以別矣 集註云區猶類也馮氏曰區丘域也按氾勝之農書有區田法謂區龍而種非緩田也農家言又有芋區即此區字之義蓋此艸木者亦言穀疏果蓏良材之在

田圃者非謂山林之雜木野卉也同一美種而彼區早種則已豐茂此區晚藝方事萌芽故旣區分而種蓺物之生機遂因以別爲之圃者安可以灌漑培植豐茂之法施之於萌牙者乎審是則厚齎之以區爲丘域得之如以艸木之類各有大小高庳則類一定而不可易將聖人必不須下學而小子終不可學聖乎觀其所譬而義自見矣

子小子履　集註履蓋湯名本之孔注邢疏案世本謂湯名天乙又推孔意以爲湯本名天乙至爲王改名履白虎通則謂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湯生於夏世本名履後乃更變名乙爲子孫法凡此皆牽強附會之說無足信者湯之先代有報丙報王之屬是當夏世而有甲乙之稱非

變名從質矣紂名受微子名啟竹書紀年太甲名至沃丁名絢商人自別有名又非因爲王而改名屢矣其以十幹紀名者猶秦之稱二世三世今人之有行耳商自立國以來君皆有號有天下而不改天乙者號也履者名也非湯有兩名審矣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四書稗疏卷一終